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十九回 榮國府張燈開鬼宴 城隍廟月夜會新郎

話說王夫人聽見焙茗來稟，說：「大爺回來了。」心中一痛，以就顧不得林公在座，連忙走到房門口站著等候。只見賈珠一手拉著寶玉，一手拉著賈蘭，眼淚汪汪的走了進來。王夫人一見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賈珠見了，忙搶行了幾步，跪在王夫人面前，伏地大哭。這裡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，並邢夫人等齊大哭起來。林公在旁解勸了良久，大家這才止了淚，重新各按尊卑長幼，彼此行過了禮。大家又坐著敘了會子別後的事情，王夫人乃向林公流淚道：「姑老爺，我們家如今托賴上天的福佑，多少人都回了生了。姑老爺何不可憐我們娘兒們，也教你大姪兒回生呢？」林公聽了答道：「凡天下事都有個一定之數的。大姪兒一來他的陽祿已盡，不能再享人世之福。二來他去世的年久，肉身已壞，豈能再履人世呢。如今他跟著我們受享清福，這也是人生難得之事。

舅太太只管放心。我們現作這裡的城隍，總保你們母子們常常見面，也就和回了生是一樣的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眼中又流下淚來。賈珠遂又婉言安慰了一番，王夫人這才不傷心了。只見林公站起身來，要到瀟湘館去看看黛玉。賈政忙命寶玉在前引路，又命賈蘭引了賈珠，往稻香村與李紈相會。賈赦也命賈環引著，往紫雲洲去看迎春。這些節目，可想而知，無庸瑣述。

這裡賈政、賈珍等不便相陪，都到榮禧堂和邢、王二夫人商議：榮府留下寶玉、賈環、賈蘭小叔姪三人看家，寧府留下賈蓉看家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、邢夫人、王夫人六個人，都將車馬預備停當，等候隨了林公到城隍廟叩見賈母。約有一個時辰，只見寶玉、賈環、賈蘭引了林公，賈珠、賈赦從大觀園走了出來。眾人尚欲挽留，林公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二位兄嫂既然要到廟裡去見老太太，這也很是時候了。」賈赦、賈政聽了，不好再留，遂讓林公坐轎先行。大家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帶了幾名得力的家人，走不多時，早到了城隍廟門前。

但見鬼卒數輩，相貌猙獰，伺候打點開門。一直到了丹墀，早有女僕數人，將邢、王二夫人攙下車來。賈政等一齊下了馬，早見林公在堂上拱候。先讓邢、王二夫人前行，眾人隨後進了宅門，早望見賈母和賈夫人在臥房廊簷下站立等候，邢、王二夫人見了，忙行了幾步，拉了賈母痛哭起來。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也都跪下，伏地大哭。賈夫人也哭的似醉如癡的。

林公忙將他叔姪四人拉了起來，賈母擦淚道：「你們都不用哭了，我活了八十多歲，也把世上的福都享盡了。這會子又跟著姑老爺來受享清福，你們聽見該喜歡該樂才是呢。怎麼反倒哭起來了！都進來罷，咱們娘兒們坐下，好說說話兒。」邢、王二夫人並賈赦、賈政等聽了，一齊止了淚，都到房中，重新各按尊卑次序行過了禮。賈夫人便拉了邢、王二夫人並賈母都到南邊炕上坐下，林公便讓赦、政二公坐在北邊羅漢榻上，珍、璉兄弟坐在旁邊椅子上，自己主位相陪。司棋、鮑二家的端上茶來。鮑二家的眼尖，瞧見賈璉，臉上覺得訕訕的，忙將司棋支到北邊送茶，他自己踱到南邊炕上送茶來了。眾人也都都不大理會。

茶罷，賈母向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寶玉和林丫頭、鳳丫頭他們都還了魂了沒有？」王夫人忙笑道：「昨兒午時已經都還了魂了。別人是死後還魂的，身子還弱，還得將養將養。唯有寶玉，剛還了魂就嚷肚裡餓，吵吃吵喝的。今兒早上已蒙皇上召見了，因元妃還了魂，面奏了他們的事，所以又加恩賞了翰林侍講的職銜，又欽賜金蓮玉燭與外甥女兒成婚。老太太聽了，更該喜歡了。」賈母聽了果然歡喜，笑道：「前兒我們在太虛幻境和你妹妹商量著，已經給他們成過親了。這如今儘可以不必要多此一舉罷了。既是萬歲爺施恩賜了金蓮玉燭，少不得也要舉動舉動，驚動驚動親友們才像一件事呢。」賈政聽了，忙站起來道：「老太太想的很是。早上寶玉說老太太要在廟旁另蓋一所房子居住，依兒子的愚見，仍要請老太太到家裡去住，以便朝夕焚香供奉。等外甥女兒身子養的壯朗了，請請親友們也熱鬧幾天。」賈母道：「罷了，你們不用請我到家裡去了。

一來我原是奉旨隨了姑老爺來的，二來我這如今也是清淨慣了的，沒的到家裡去人鬼混雜，倒覺鬧的慌。外孫女兒，昨兒姑老爺聽見甄士隱說，七日之後精氣復元，百無禁忌。那時我的房子也蓋起來了，你們到第八天上，把親戚們都下帖請下，到了夜裡我和姑老爺、姑奶奶都到家裡去，看著他們拜拜堂也就是了。」賈赦聽了，向林公道：「依老太太這樣說起來，莫若把外甥女兒送到姑老爺這裡來，我們另用鼓樂彩轎來迎娶，豈不更覺體面呢！」林公笑道：「大兄之言雖合情理，但只是你人鬼殊途，若在這裡迎娶，這些無知的百姓們倡揚起來，未免妖言惑眾，招惹是非。況且，外甥女兒原是從小兒在府上長大的，可以不必多此一舉罷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女婿女兒都是在太虛幻境成過緣的了，這不過是為受了萬歲爺的賞賜，請了親友們來拜拜堂，應應典兒的意思。二位哥哥嫂子，你們也不用過於費事了。再者我們也吃不得你們人世的酒席，等到那一天，我們這裡辦幾席抬了去也就是了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賈珠從外面走了進來。林公笑問道：

「大姪兒，咱們一塊兒出來的，你怎麼落在後頭了呢？」賈珠道：「寶玉和蘭哥兒不放姪兒回來，又和他們小叔姪倆說了好一會的話兒才來的。」賈政、王夫人等聽了，又都傷起心來。

賈母道：「你們不用傷心了。壽夭各有定數，你們只管把珠兒交給我，我們娘兒們還沒那麼逍遙自在呢。前兒我已經把鴛鴦丫頭給了他做了妾了。鮑二家的呢，去把你鴛鴦姑娘請出來，給你兩位老爺、兩位太太磕頭。」鮑二家的答應，去不多時，領了鴛鴦進來。賈母吩咐給老爺、太太們挨著次兒磕了頭，在一旁侍立。眾人看時，只見他煙鬢霧鬢，環佩珊珊，開了臉，上了頭，比當日在家中作女孩更覺丰韻。賈赦見了，又是愛，又是恨。賈璉見了鮑二家的，心裡也覺七上八下的。

父子兩個正在心癢難撓之際，忽聽賈母道：「天不早了，差不多兒雞要鳴了，你們也都早些兒回去罷。我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囑咐你們的，我們太太是個老實頭兒，從今以後，你也把那個迎丫頭疼著些兒。璉兒和鳳丫頭他們，雖不是你養的，將來到底是給你們接續香煙的人，也別專靠著那邊兒。我們大老爺也老了，須要保養身子為重，再別左一個右一個的買小老婆了。我們二老爺、二太太是沒有什麼別的說的，但只是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也別慮的後事太寬了，也別把寶玉拘的太緊了。

家裡過日子了。也不過是『勤儉』的兩個字也就是了。珍哥兒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，去年又和你叔叔同在軍台上受過苦的，也很該知道點好歹了，以後須當務點正事，給你兄弟們、姪兒們作個表率，再別成日家弄些混帳人在家裡耍錢吃酒無所不至的了。璉兒呢，這如今鳳丫頭和尤二姐都還了魂了，連平兒算上，你們屋裡就是花朵兒似的三個美人兒了，以後總要乾些正經事業，再不許活下作愛人家的老婆了。你也想想，如今你老子和你叔叔也都老了，兄弟、姪兒們都還小，家裡再靠誰呢。」說的他叔姪四個面面相覷，無言可對，只得說：「謝老太太的教訓。」招的賈夫人、邢夫人、王夫人都笑了。林公道：「二位兄嫂、二位賢姪都請回去罷。天也不早了，若晨光一現，你們就瞧不見我們了。」賈赦、賈政等聽了，只得同邢、王二夫人起身，含淚告辭。林公仍送至大堂，瞧著他們坐車上馬而去。

按下城隍廟不提，且說賈赦、賈政回到家中，早已東方微明，晨光熹現，各自回房睡片時，便早紅日東升。起來梳洗已畢，賈政自去上衙門去了。王夫人正和賈璉、寶玉商量過了七日請親戚、接賈母、賈夫人之事，只見李紈也進來問安。

王夫人見他眼睛哭的腫腫的，又覺傷心流淚起來。寶玉見了忙勸道：「太太和大嫂子都不用盡自傷心了，我哥哥雖沒有回生，現在為神，享受香煙，咱們又能時常見面，也就和回了生是一樣的。大嫂子你不用哭了，等到今兒晚上，你坐上車，我同蘭哥兒騎上馬，都到廟裡見見老太太、姑媽、大哥哥和鴛鴦姐姐。

你若是捨不得大哥哥，就住在那裡也使得的。」王夫人聽了忙道：「又信嘴兒亂說來了。你老子先沒吩咐過，不許你們在嫂子跟前沒大沒小的混說玩話，你就就記不得了。」說的寶玉伸了伸舌兒。賈璉聽了笑道：「寶兄弟說的雖是玩話，論理，我大嫂子他們也該到廟裡見見老太太、姑媽去才是呢。我想晚上教平兒也隨了大嫂子去走走兒。」李紈道：「他二孀娘是才還了魂了人，跟前如何離得他平姨兒呢！」賈璉笑道：「不相干的，早就精神的什麼似的了。昨兒吃了一天的燕窩粥，可就喝著嫌稀了，今兒一早醒

來，就吵著說想吃蓮葉羹了。」王夫人聽了忙問寶玉道：「你林妹妹的光景兒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瞧那個光景兒，也道像是要吃似的。」王夫人聽了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就吩咐柳家的，今兒就作蓮葉羹就是了。」又向李執道：「既是他們都精神些兒了，今兒晚上索性教寶丫頭也隨了你們，一塊兒去見見老太太、姑媽去。」李執道：「我想也打發人知會我珍大嫂一聲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和太太說來，我們過會子還到那邊去看看蓉兒媳婦去呢，我替你問他一聲兒就是了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焙茗進來，稟道：「薛大爺、薛二爺帶著柳二爺來拜來了。」賈璉、寶玉聽了，剛迎到院子裡，就見薛蟠、薛蝌、柳湘蓮走了進來。李執忙自迴避去了。他三人到了上房，與王夫人請安叩喜。王夫人又與湘蓮道喜，謝他在大荒山照應寶玉。又問了會子尤三姐、香菱回生後的光景，將賈母所言七日後請親戚們來拜堂的話，告訴了他三人一遍，並言臨期再下帖去請。

湘蓮等去了，王夫人又差了賈璉、寶玉看望香菱和尤三姐。

又約會了邢夫人同過寧府去看望秦氏。那邊尤氏也過這邊來看視黛玉。諸人彼此往來，熱鬧了一天。

到了晚上，賈政回來告訴說，本日蒙皇上召見，面奉口旨，准其親屬人等進宮與娘娘請安。王夫人聽了，不勝之喜，晚上忙亂著將一切預備停妥。次日黎明，賈赦、賈政並邢、王二夫人一齊進宮與元妃請安，不免又是一番傷感。王夫人也將賈母所言七日後請親戚拜堂的話，奏知了元妃。元妃甚喜，又賞賜了許多禮物。回到家中，賈政便差了賈璉到城隍廟督工，定限七日內完竣。

到了晚上，寶玉、賈環、賈蘭三人送尤氏、李執、平兒、寶釵都到城隍廟與賈母請安相會，這些節目也不須多贅。

果然到了第七日，黛玉、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、晴雯、金釧兒六個人精神復舊，都下地來到王夫人上房叩見，把個王夫人喜的眉開眼笑，忙請了賈政進來。受禮已畢，便商量差人與各親戚家下帖。

到了次日早飯後，就有史侯的夫人、王子騰的夫人、邢大舅的奶奶，薛姨媽帶了香菱、岫煙、寶琴、甄應嘉的夫人、李嬌娘，尤老娘帶了尤三姐，又有周統制的夫人、巧姐的婆婆周安人並劉姥姥諸人都到了。但見寶主一堂，花攢錦簇，珠圍翠繞，屏開翡翠，帳設芙蓉，十分熱鬧。

到了晚上黃昏人靜之時，寶玉親自騎了馬，到城隍廟迎請林公並賈母、賈夫人來家。不多一時，都坐了大轎，一路旂鑼傘扇，前呼後擁的直至榮禧堂下轎。賈赦、賈政率領子姪等迎接林公向書房而去。這裡諸位親戚家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都走出房門來迎接，黑壓壓的站了一院子的人。司棋、鮑二家的攙了賈母、賈夫人走了進來。大家相見，也有見了傷心流淚的，也有見了喜歡含笑的。一一的敘過了寒溫，大家一同都到賈母舊日住的上房裡，各按寶主長幼的次序兒就坐。賈母、賈夫人便和這些太太們先敘了會子別後的事情。

茶罷，王夫人便命丫頭們將御賜的金蓮玉燭供在正中幾上點了起來，但見香煙繚繞，燭燄輝煌，地下鋪了洋毯，引了寶玉、黛玉二人出來，先向上叩謝了聖恩，然後按著親戚主人尊卑長幼的次序兒，逐一的磕起頭來。眾人見他兩人打扮的天仙一般，真是玉琢成、粉捏就的一對兒，大家齊聲贊不絕口。喜的個賈母眉開眼笑的向眾人道：「大家太太們，這可是我的一件老不歇心的事兒，這如今仰賴上天的福佑，生生死死的都成全了。你們大家瞧瞧，我這個外孫女兒和我這個小孫子兒，可都好不好呢？」眾夫人們聽了齊聲贊道：「這都是老太太素日積功累仁的，感格了上天，所以才有這樣亙古未聞的奇事。我們瞧著這一對小夫妻，真就和天上的金童玉女一般，誰家能有這樣的大福呢！」說的賈母愈加歡悅起來。

少頃拜畢，賈母問王夫人道：「這個房裡擺席，坐不開這些人麼。」王夫人答道：「這裡坐不開，已經把酒席都擺在大觀園省親的正殿上了，那裡預備的有戲，地方還寬展些兒。」

賈母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們就把周親家太太、小周親家母，甄、李、尤三位親家太太、邢、王二位舅太太和我們家的小侯太太，都讓到大觀園上席聽戲去罷。天也不早了，我和林姑奶奶又都不吃你們人世的東西，這裡另有抬來的呢。我們把戲也聽俗了，而且也嫌鑼鼓聒的慌，可就不陪過去了。這裡再擺兩席，留下薛姨太太、劉姥姥兩人，帶著他們小輩子的這些姑娘們，擠著些兒坐罷，我們就近好說說話兒。你們老妯娌兩個和珍哥兒媳婦、珠兒媳婦，都到那邊陪客照應去罷。我們這裡有鳳丫頭、寶丫頭也就很夠照應了。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便將眾夫人們都讓到大觀園去坐席。賈母送至房門口，笑道：「眾位親家太太們，論理我該陪過去才是呢，但只是如今咱們人鬼殊途，有多少不便當處，你們可要恕我的罪罷。」眾人聽了一齊謝道：

「老太太如今是神人了，我們那裡禁當得起呢。」說畢，便都往大觀園去了。

這裡賈母拉了薛姨媽的手笑道：「姨太太，咱們都是至親，為我們寶玉的這件事情，教你們娘兒倆倒操了多少的心，受了多少的委屈，我心裡很過意不去的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老太太說那裡話，咱們自己親戚還是外人嗎！自從前兒林姑娘給他姐姐托夢之後，我們就知道老太太到了姑太太家了。後來又聽見有個回生的信兒，我們那一天又不盼望呢。這如今好容易盼的娘兒們見了面，怎麼老太太倒說起生分話來了呢？這不是當著姑太太說嘴，我素日待林姑娘，就和我們寶丫頭是一樣的，從沒有一點外心兒。」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我早就聽見說你很疼你外甥女兒，才剛兒我們老太太說的，也是實在心裡過不去的話，並不是生分外道。論起理來，做妹子的很該給老姐姐磕個頭，謝一謝才是呢！」薛姨媽道：「哎喲喲！姑太太，你的言太重了，我那裡禁當得起！咱們這會子，只要他們夫妻和美、姊妹投緣，這就是你我的一件大歡心處。咱們老姊妹們還有什麼說的呢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司棋、琥珀、鮑二家的走來稟道：「兩邊酒席都齊備了。」賈母聽了點點頭兒，便叫過鳳姐、寶釵來吩咐道：「東邊把你們的擺席上兩桌，首席中間讓姨太太坐。

迎丫頭、鳳丫頭、林丫頭，你們三人是才回了生的人，就陪首一席，恐怕姨太太要和你們說說話兒。二席中間讓劉姥姥坐，菱姑娘、尤三姑娘、尤二姑娘，他們三人也是才回了生的人，陪第二席，教他們把太虛幻境的光景告訴告訴劉姥姥，教他聽了好到鄉里去說說古經兒。西邊把我們抬來的兩席擺上，也把你們吃的果菜擺幾樣兒。首一席中間，讓你姑媽坐，寶丫頭你就帶著你兄弟媳婦和你四妹妹、平兒作陪，你姑媽也要和你們說說話兒呢。第二席中間我就坐了，教你琴妹妹、雲妹妹、探妹妹和你姪女巧姐兒，都跟著我坐，我也要與他們說說話兒呢。

你們兩人就按照我說的這麼擺罷，不用再論什麼別的親疏長幼了。我同你姨媽、姑媽、劉姥姥暫且到碧紗櫥裡坐去，也看看我當日的那些古玩東西，不知你老爺、太太還是給我照舊擺著，還是給我送到當舖裡去了呢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劉姥姥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太太慮的也太寬了。咱們這樣人家若要當起當來，我們這些鄉下人都可怎麼過日子呢！」

賈母聽了笑道：「姥姥你快別說這個話，俗語說的好，蛇大窟窿大。有時兒揸住了，也不能不當的。我只恐怕他們自己不肯當他們自己屋裡的東西，自然都瞅視住我這個死鬼了。」說的眾人又笑了。於是，賈母拉了劉姥姥，都到碧紗櫥裡。看時，但見鋪排陳設的儼如賈母生時景象，自是心中歡喜，便指點牀帳向賈夫人道：「姑奶奶你看，這副有架子的牀帳就是我當日睡的，這個榻子裡邊就是黛玉的睡處，這個榻子外邊就是寶玉的睡處。他們兩人從小兒就都跟著我睡的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當日疼他們也疼的太過餘了。」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鳳姐、寶釵進來稟道：「酒席都擺停當了，請姑太太、姨太太都上席罷。」賈母聽了，仍拉了劉姥姥和賈夫人走了出來。坐次是賈母在先說定的，眾人不該違拗，也不必再行謙讓，俱都照著賈母指定的地方大家一齊就坐。

鳳姐、寶釵遞過了酒，便使琥珀、瑪瑙二人伺候東邊兩席，斟酒上菜；司棋、鮑二家的伺候西邊西席，斟酒上菜。話休煩絮，酒席宴前無非說些別後的情事，也有說到賞心處歡笑的，也有說到傷心處流淚的，紛紛不一。直吃到天交五鼓，忽聽外面鳴鑼響道，就知是林公散席回廟去了。

這裡薛姨媽、劉姥姥、賈母、賈夫人遂也起了席，散坐吃茶。賈夫人便點手兒叫了寶釵、黛玉二人到碧紗櫥裡問，娘兒們說私話兒去了。這裡賈母和薛姨媽、劉姥姥、湘雲、探春等又說了會子地府以及太虛幻境的話。只見周瑞家的進來稟道：

「那邊大觀園的席也散了，眾位親家太太們都各自找地方打盹兒去了。」賈母聽了，看時只見薛姨媽、劉姥姥都困的打起哈息

來了，忙笑道：「姑奶奶，咱們也回去罷，天不早了。」只見賈夫人一手拉了寶釵，一手拉了黛玉，走了出來。薛姨媽見黛玉又哭的眼圈兒紅紅的，便拉了他的手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這又是為什麼哭呢？你們如今都回了生，姑老爺、姑太太又做了本處的城隍，老太太也隨任來了，你很該喜歡才是，為什麼盡自只是哭呢？你明兒總跟著你寶姐姐學，諸事總把心放的開開的，你的身子就不能再弱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他們姐兒倆要留我和老太太住在這裡呢。我說我們如今並非生人，住下諸事不便，他就又哭起來了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哭，我們過兩日再來瞧你們來。我們的房子昨兒才蓋完了，裡頭的諸事還都不齊備，且等你到了九天上，你媽媽自然要接你回九，那時我們也請些親友在廟裡熱鬧一天，橫豎娘兒們常常見面，那裡在乎住不住呢！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的老太太，別說姑娘們捨不得老太太和姑太太回去，就是我也捨不得你老祖宗回去。我們鄉下人，成年家那裡有閒工夫進城上廟呢，只好等到明年四月八做會的時候，我再到廟裡給老祖宗燒香去罷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正笑時，只見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婆媳四個走了進來。王夫人道：「怎麼老太太和姑太太都要回廟去麼？」賈夫人道：「我們這裡住著不大方便，過兩日再來看你們來罷。」

我們廟裡諸事尚未齊全，等到了九天上，我接你外甥女兒回門，那時再請二位舅太太和奶奶們、姑娘們都到我們廟裡逛逛去。舅太太，我還有句話，外甥女兒是從小兒舅舅、舅母疼大的了。

未免疼養的太嬌了，凡有不到的地方兒，還望舅舅、舅母擔待他些才好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噯喲喲！姑太太怎麼說起客套來了，這是幾時學下的這個話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算什麼客套呢，你沒見前兒晚上，和姑老爺吵著教辦一副很體面的嫁妝，再做四季的幾套衣裳。姑老爺說如今女兒是回了生的人了，比不得原先在太虛幻境同是鬼魂了，我們所用的東西，人世如何用得呢？姑奶奶就說，你為什麼不辦人世所用的東西呢？姑老爺說，你好糊塗，如今咱們所用的銀錢都是人世變化來的，拿去買人世的東西誰家肯要呢？姑奶奶聽了就埋怨起來了，說我一輩子就只養了這一個女孩兒，別的沒有罷了，難道連一副嫁妝也不能賠送嗎？當日活著，在揚州作鹽院不和商人們要錢，作了一輩子的窮官，這會子死後盼的升了都城隍，誰知道又是一個窮城隍呢！鬧的姑老爺沒了法兒了，笑道：你不用著急，等我想個法兒辦就是了。你們想想，外孫女兒到了咱們家，難道還能夠缺少了他使用的東西麼？又要什麼嫁妝呢！」薛姨媽聽了向賈夫人笑道：「親家太太，你也不用多操這一番心，如今他寶姐姐的東西也不少，暫且姊妹倆大伙兒將就用著，等我們當鋪裡明兒算清了帳，我教他蟠兒哥哥也給他照樣兒辦一副送來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姨太太你也不必費這個心，才剛兒我只當我的東西都教你姐夫、姐姐他們鼓蕩淨了呢，誰知還是照舊都擺的好好的。明兒教林丫頭搬到他屋裡去，也很夠用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罷喲，老太太咱們也走罷，差不多兒雞要叫了。」

再不用提這一條兒了，我不過是為我們的臉面，教親友們瞧著好看些兒，那裡是為咱們家沒有女孩兒使用的東西呢！」賈母聽了，向王夫人笑道：「我聽見那邊親戚都睡了，我們可也不驚動他們了，你們吩咐教外頭伺候。認真的，天可也不早了。」

邢、王二夫人知不可留，只得吩咐外面伺候。鮑二家的攙了賈母，司棋攙了賈夫人，眾人一齊送至榮禧堂，看著賈母、賈夫人上轎而去。眾人仍至上房，看著丫頭、老婆子們收拾了家具，吹息了燈火，這才大家散去，各自歸房。不過略睡了片時，東方大亮。眾親戚們起來，梳洗畢，又留著吃了點心，這才各自回家去了。

連日無話，到寶、黛成緣的第七天上，這一日賈政下朝，吃畢了早飯，正然喚了寶玉來，吩咐教他晚上到廟裡去給賈母、賈夫人請請安。只見賈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稟道：「有一件稀罕的事兒回老爺知道。」賈政道：「什麼事？你這樣喜歡，你坐下說罷。」賈璉便順跨兒坐在椅子上，笑道：「才剛兒刑部堂官趙全親自到門上投手本，求見老爺。林之孝知道他的行為不端，老爺素日不待見他，況且他又不是本部的官兒，不敢來回老爺，先告訴了姪兒。姪兒出去見了見他，問了問他的來歷，他說的倒很有個趣兒。他說他有個女孩兒，今年十八歲了，生的也很像個人兒。半年前頭被一個什麼鬼魂纏住了，百般的醫治，總不見效，堪堪待死了。他心疼女兒，急的沒了法兒了，親自到城隍廟燒香許願，說但要保佑著他的女孩兒病好了，他情願出三千兩銀子的佈施，修蓋廟宇。晚上就夢見姑老爺差了一個姓馮的相公，在他女兒房裡拿住了一個青臉紅髮的惡鬼，救了他女兒的命了。那個姓馮的就吩咐他說：『你的女兒好了，並不要你出佈施修廟，盡你許下的這三千兩銀子，辦一副上好的嫁妝送到工部侍郎賈大人府上收了，就算你還了願了。』如今他女兒的病果然好了，他不敢違背神語，現在辦了一副上好嫁妝，都抬到門上來了，唯恐老爺不肯賞臉，所以他親自求見面稟緣故的。老爺聽聽，這件事真真有趣兒極了。」賈政聽了，心中甚是詫異。只聽王夫人笑道：「老爺只管收了他的，這是老太太前兒說來，姑太太為沒有賠送，叨叨了會子，鬧得姑老爺沒了法兒，說等我想著法兒辦就是了。這如今姑老爺救了他女兒的命，他親自送上門來，又為什麼不收呢！」賈政笑道：

「雖是如此，也該差寶玉到廟裡問問姑老爺去才是呢。」賈璉笑道：「老爺太過於謹慎了，事情若不是真的，趙堂官那個業障可是刀子紮得出血來的人？他不想別人的便宜就夠了，他肯自己化了銀子還登門來求賞臉麼？」賈政聽了，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也罷，你就這樣回覆他，說我家叔不管這些閒事，看他怎麼樣。他如若不依，你就自己做主兒收了的就是了，賞賞抬的人，也不用給他領謝的名帖兒。」賈璉聽了忙出來，到書房向趙堂官笑道：「適才將尊駕的來意稟知了家叔，家叔因偶染微寒，不能出陪。說尊駕既是還願的東西，他不敢管這個閒事。」趙堂官笑道：「小弟深知令叔大人的秉性，但我此舉乃是我自己還願，並不是給令叔大人送情。二爺你只管吩咐著人抬進去就是了。」賈璉見說，便吩咐林之孝派人往裡搬送，賞了抬的人五兩銀子。趙堂官吃了茶，親自站在儀門上，看看一件一件的都搬完了，這才和賈璉作別，上馬而去。

賈璉仍舊進來，回明了賈政。賈政便命寶玉晚上到廟裡給賈母請安去，帶著問問送嫁妝的緣故。起更之後，寶玉帶了焙茗，騎馬而去。約有兩個時辰，寶玉、焙茗依舊回來，稟賈政、王夫人道：「老太太這兩日很好，問了問送嫁妝的事，誰知道姑老爺才不知道，叫了馮淵來問，才知道送嫁妝的事都是馮淵鬧的詭事。已作成，難以挽回，姑老爺只得笑道：『這個趙堂官，原是個沒才料兒的東西，況且又救了他的女兒，教他化幾個錢兒也罷了。』」

賈政聽了正要往下再問，只見焙茗手裡拿著個拜匣兒往桌子上一放。王夫人便問道：「這又是什麼？」焙茗稟道：「姑太太那裡下來的請帖，因為後日是新二奶奶回門的日子，教奴才替轉請一請呢。姑老爺、姑太太說，來廟裡地方窄小，擺不開多的酒席，老輩子老爺們、太太們和珍大爺、珍大奶奶，另日再請罷。這如今請的男客是從璉二爺起，都是小輩子的爺們。」

女客是從珠大奶奶起，都是小輩子的奶奶、姑娘們。並教多帶些丫頭、老婆子們，伺備斟酒上菜呢。」王夫人聽了笑了一笑，便命寶玉打開拜匣，取出請帖來念著聽聽，看後日請的些小輩子都是誰。寶玉取出請帖，念了一遍。男客乃是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、賈蓉、柳湘蓮、薛蟠、薛蝌八個人；女客乃是李紈、鳳姐、平兒、尤二姐、薛寶釵、林黛玉、秦可卿、胡氏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巧姐、史湘雲、甄香菱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尤三姐共十七人。賈政、王夫人聽了點點頭兒，仍命連匣兒交與焙茗，明兒一早就照帖兒去請。老夫婦又和寶玉說了會子閒話兒，這才各自歸房就寢。